



從桃米生態村到 埔里蝴蝶鎮的社群經濟營造

廖嘉展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專長於「社區營造、報導文學」等

壹、前言

首先要謝謝大家的邀請，讓我有這個機會來到學校跟各位分享這些年來的經驗。

我想，每一個人在他的人生旅途當中，都在思考，也都在摸索、探險：有些事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有些則是無法掌握的。人生的旅程因為許多的努力，與許多的機運，或者是失敗，或者是挫折，讓我們真正面對、體驗什麼叫人生。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題目是「從桃米青蛙村到埔里蝴蝶鎮的社群經濟營造」，「桃米青蛙村」、「埔里蝴蝶鎮」聽起來滿浪漫的，但是這個背後，在歷經九二一地震之後，是一連串的衝擊、一連串的挑战、一連串的努力、一連串的思考，也在種種的限制底下，我們所做的一些工作的突破。

「社群」這二個字，如果我們把它講得跟各位佛學比較有關的，「社群」就是念茲在茲的眾生。

在地震之後的社會，看到眾生在艱困的環境裡發展的可能途徑？眾生的發展，我想，一方面是心靈的，一方面是實質的；也就是「四生」，怎麼樣從生態、從生活到生計的營造過程裡面，最後讓人的生命價值有所提升。這樣的過程裡面，讓眾生有一個出路、有一個發展。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題目。

二、 從成立「展顏文化事業工房」到「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思索社區營造銜接社會的需求與發展

1997年回到埔里之後，我跟太太顏新珠成立了「展顏文化事業工房」。那個時期，可說是台灣在解除戒嚴之後，社會運動轉向社區運動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台灣有非常多的朋友跟我們一樣，在山巔、在海涯、在農村、在部落、在漁村為社區努力著。一直到1999年九二一地震前，我們辦了台灣第一屆文史工作者的聚會，在日月潭整理許多台灣的社區工作、文史工作的發展；這群人的努力，我們看到台灣精彩的一面，也奠定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個穩定的基礎；同時我們也慢慢地思考，個人的文史工作室如果沒有辦法轉型的話，那勢必就很難銜接整個社會的需求跟進步。

於是，我就在1996年開始，思考如何像新港一樣有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可以透過公共參與，去結合更大的社會資源和力量來投入到整個社區的工作。所以在1999年2月，由於許多朋友的支持，在埔里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希望可以做社區營造的工作，也希望看看用什麼方式可以帶動整個社會進行更有持續性發展的思考。

當時，我們也協助「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會」辦了《新故鄉》雜誌，這個雜誌總部就在埔里。隔年，這個雜誌得到新聞局金鼎獎的最佳新創刊雜誌獎；再隔年，得到金鼎獎的最佳編輯獎跟最佳人文社會類雜誌獎。但是隨後，我們遇到了九二一大地震，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三、 九二一大地震的挑戰：成立「埔里家園重建工作站」

九二一大地震，埔里的災情非常慘重，有兩百零五位鄉親罹難，六千多棟房屋全倒，我自己的房子也全倒。那個時候內外都受到非常大的壓力，在這樣的狀況下，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的時候，大概是第三天，電力與通訊有點恢復之後，我們收到許多外界朋友的關心；新故鄉基金會董事會就決定要在埔里成立「埔里家園重建工作站」。

這個工作站是希望以「新故鄉基金會」作為地區重建的平台，媒合社區的需求跟外界的資源，讓外界資源進到社區的時

候，可以達到最大的效益。我們擘劃了四項重建的內容，包括生活重建、校園重建、社區重建以及重建紀錄。今天，比較集中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地震重建裡面的社區重建部分。

參、桃米社區的再造之路

一、 看見桃米社區的困境，著手進行社區資源調查

我們在地震之後，應該是九月底，受到桃米社區的邀請，協助當地地震之後重建的相關事務。

桃米社區是整個埔里鎮最貧窮的地方。社區朋友們說，他們這個地方是窮得連鬼都不敢來的地方。因為整個桃米的範圍都在丘陵台地裡面，沒有太多的耕地面積；最大的產業就是麻竹筍，當時麻竹筍是送到工廠製作加工的筍子，價格非常地低廉，大概一公斤只有十塊錢不到。因為靠麻竹筍討生活很辛苦，常常在半夜三點多就必須到山上去挖竹筍、剝竹筍、扛竹筍，導致整個社區的年輕人在國中畢業之後，就立志要離開自己的家鄉謀生。

也因為長期青壯年人的外移，社區人力相對老化。我們如何在地震之後，面對社區整個的困境、用什麼樣的方式面對社區發展的可能性？包括環境的恢復、人在這個地方生存的困境；甚至是以後發展的過程，如何有利益共享的可能性？就成為我們的思考。

進到桃米社區後，我們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馬上做硬體的建設，而是去跟社區的居民共同思考社區所要面對的問題，同時著手進行社區資源調查。

社區資源的調查，我想是一個最基礎的功夫，但也是最難的功夫。為什麼？因為我們看到許多社區在從事社區營造的過程裡，往往忽略了這一塊，或是在社區資源調查跟差異化的分析過程裡面，缺乏更科學或是創新的設計。



為什麼當初我們會有這樣的想法？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假設在我們這樣貧窮的地方，地方發展如果沒有以社區資源來支撐的話，是很困難的。為什麼？因為這裡缺乏人才、技術、土地、資金。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才可以將這樣的社區資源轉化為社

會資本？我們不用去靠大把大把的鈔票，我們只要靠社區的資源時，透過新的詮釋、新的體驗，就有機會去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發展模式。所以在這過程裡面，我們跟學校合作、跟許多政府部門合作，將許多的專業帶到社區，協助資源調查工作，也在調查過程裡面，帶動社區居民參與，不斷地在過程裡凝聚共識，從凝聚共識到創發生態村願景，一同進行社區產業、社區生活環境改造的各種不同的討論。

這樣的討論，我們在十七年前、地震之後就開始進行，而且在進行的過程裡，我們一直沒有偏離在最初時所訂下的進入社區重建的基本想法——從社區重建的資源調查裡面，去找到社區的寶貝，以至去創發社區的願景。也在這過程裡面，我們不斷引進社區的學習系統，培育地方人才與組織。很重要的是，希望社區未來能承載他們自己本身的發展。

我想這是從事社區再造工作非常重要的過程跟觀念。我們一方面把一些可以協助陪伴的團體，引入社區；另一方面，也協助社區爭取一些可以讓他們操作的經費，讓他們在這過程中去練習如何看待自己；也在這計畫操作過程中，養成自己的能力，甚至學習如何去面對社區本身內在的困境、衝突、衝突解決的模式，最後回到可以讓願景實現的道路邁進。

這是一個辛苦的過程，需要願意投入協助的專業。我們非常榮幸的是有「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彭國棟老師，進到桃米社區來協助我們做資源的調查。彭老師透過他的言行、他的實踐，在現場不斷給予我們生態知識的教育，他的熱情感動了非常多社區居民；居民在這樣的熱情感動下，開始長出了力量。這是重建之後，人可以改變非常重要的開始。

社區夥伴們在重新認識自己的社區後，才恍然大悟在地有這麼多精彩、豐富的生命。也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建構了許

多不同的發展內容。每一種不同的發展內容都需要計畫、需要執行、需要練習，包括我們在 2000 年成立生態村試營運的機制。在試營運的過程裡面，進入生態旅遊的運轉期，一直到現在，我們希望不斷地做生態村的深化，這個深化包括從在地扎根，到國際交流的發展。

二、 從生態化的方法開始

坦白講，這過程每一件都不是容易的事。十七年前，我對社區的朋友講，以後你靠著一支麥克風就可以有飯吃，有位社區長輩跟我講：「以後若靠一支麥克風就有飯吃，我就把頭砍下來給你當椅子坐。」（台語）；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十七年前在那個兵荒馬亂、在那個對所謂的生態村、生態旅遊完全沒有認知的社區居民，包括我們自己本身，坦白講，我們也沒有把握。

這套方法在台灣有機會嗎？可行嗎？我想，我們真的沒有把握。我們找出可以透過社區居民參與與學習的幾個發展方向。

（一） 以生態工法營造社區工程

我們做了三件很關鍵的事情：第一個，我們盡量讓進到社區的工程用生態工法的方式來營造。在這期間，我們種下了五萬棵台灣原生種的植物，這些植物都是地震後，透過勞委會以工代賑的方式，由二十幾位村民參加工班，到山上去採集原生種植物的種子，採完種子後，自己育苗。所以各位現在於桃米社區看到的約二層樓高的植物有五萬多棵，都是我們在那個時期種下的。種下小樹有一個好處是，小樹會長成大樹；在種小

樹的過程裡面，看到成長的歷程，十幾年之後，小樹苗變成可以成蔭的各種生態回來了。

以生態工法來改善社區裡的溼地和河道，形塑出桃米獨特



的生物景觀，成為物種棲息的環境地，以及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的場域。我想，這都是時間送給我們最大的禮物，就是透過生態本身重新平衡的過程，讓各種不同的生態系重新回到我們身邊；包括 2001 年桃芝颱風受損的河面，我們用生態工法的方式來營造之後，現在變成非常重要的溼地公園。在社區裡面，我們也營造了各種不同的小型溼地，這些溼地成為生態鏈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成為生態基因庫。各種不同的物種都回來，「一鳴驚人蛙蛙叫！」就成了桃米很重要的生態旅遊的特色。

(二) 透過認證制度培力家鄉的代言人

再者，很重要是我們培力了自己家鄉的代言人，也就是解說員。一開始，我們就設計了很重要的認證制度。通過認證的解說員，他們才有這個資格擔任社區解說的領團工作，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規矩，到現在都還在堅定地實行。在這過程中，我們得到「飛利浦公司」贊助我們一百二十萬的教育培訓費用。隔年，飛利浦公司因為這個贊助計畫得到全球社會企業競賽的第一名。



解說員很重要，他引領來到地方的遊客，更深刻的體會桃米的情境跟生態之美。解說員的工作不只是解說而已，從生態的專業、到社區的關懷、社區資源的調查和監測、維護整個社

區生態的倫理，都參與其中。

我們每個月都還進行桃米青蛙、螢火蟲、蝴蝶、蜻蛉、魚類、植物的生態資源調查。生態監測的調查是生態系裡面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課，也因為這樣子紮實的調查，我們才能理解整個社區環境的樣貌，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新的發現，或是預警的生態環境危機等等。我們透過生態監測的調查工作來維持一定程度的對於社區環境的理解。

（三） 以特色民宿為平台，創造人跟環境的互動

再一個非常重要的重要是，桃米現在有三十五家民宿，透過以社區資源為本的發展，各類型的民宿形成桃米非常重要的特色。前年，我們也不只是做生態民宿，我們把藝術放進民宿裡面。所以從前年就開始推動民宿藝廊的工作，包括結合在地藝



術家等等，把社區裡面許多的故事，透過藝術的基地，形成可以跟外界溝通的平台。

「桃米民宿只作唯一，不爭第一。」如何讓每家民宿有它的獨特性，並且能夠合作，從環境跟人的互動中，我們看到民宿、環境跟人共同成長的生命故事。

以王惠美女士蓋民宿的過程為例：下過雨後的某一天，她的工地來了一堆蝌蚪，她就下令停工三個月，等這些蝌蚪都孵化成成蛙之後，才又復工。之後，這位王惠美女士喜歡上青蛙，上了我們的解說員課程，成為合格的解說員。她常常三更半夜一個人到戶外去做青蛙的觀察與調查，她把青蛙當成自己兒孫一樣來照顧的心情，感動了非常多的人。

(四) 社區媽媽與社區長輩帶給社區豐富的文化與藝術內涵

另外，我們請來名廚，幫助社區的媽媽們提升自己料理的能力。這個過程讓社區的媽媽有很多的學習，創造出他們自己的特色點心。過去，我們小時候吃真正的青蛙，現在在桃米不能吃真正的青蛙，我們只能把牠們的形象透過紅龜粿轉化成青蛙粿，成為非常叫座的點心。另外，也鼓勵社區媽媽們將早年學習的裁縫技藝，轉化為製作特色的青蛙布偶。

除了年輕人，我們也沒有忘記社區裡的長輩們，所以我們在十二年前，開了「桃米長青繪畫班」的陪伴課程。我們有老師帶領，阿嬤們可以從自己美麗的手開始，去繪畫出自己動人的生命歷程跟故事。

張林選格阿嬤從八十五歲的時候開始來畫畫，她那時候跟我說，這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候。我問她：「阿嬤，為什麼

你感覺現在的人生最幸福？」阿嬤跟我講，畫畫是她從小的心願，但是國小畢業就開始工作，工作幾年後就嫁人，二十歲不到就撐起了整個家的責任，一個家庭的生計讓她一直忙到老；所以能夠來畫畫，對她來說，感覺就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刻。八十五歲的她畫「十八歲的我」，彷彿回到了過去的青春跟美麗。

在畫畫的過程裡面，阿嬤們找到人生的意義跟價值。紙教堂每年都為這些阿嬤舉辦大型展覽。阿嬤從一開始不敢畫畫，到最後可以畫大幅畫，大家其實很難想像的。而阿嬤們也成為一個很好的社群，每次畫畫完之後，大家分享自己帶來的點心。我們可以說，看到長輩們的成長是我們最大的欣慰，這些長輩們背後都牽動了整個社區、整個家族的向心力。我們透過這樣的過程，看到桃米社區很豐富的文化跟藝術內涵。



(五) 繪本、3D 動畫與桃米聲景的記錄



繪本畫家玉米辰在五年前，畫了一本《青蛙不必變王子》的繪本；動畫導演楊仁賢，三年前也做了一部《青蛙源記》的 3D 立體動畫，是以整個桃米生態場景作為動畫故事的腳本。動畫的故事是關於，一個青蛙家族在遇到牛蛙攻擊的時候，牠們尋找桃花源的故事，就把台灣許多著名的景點都畫進去了，直到他們找到桃米的草溼地，成為一個安居樂業的好所在。



前年，我們開始記錄桃米各種不同的生態聲音。透過聲音藝術家的記錄，及解說員的共同參與，我們把桃米聲景聲音的記錄，與「世界聲景資料庫」(<http://aporee.org/maps/>)接軌。今年，有二位作曲家，以桃米生態及溪流的聲音作為他們作曲的基礎，上星期（2016 年 11 月）已經完成發表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以台灣社區的、本土的資源去轉化、再創作出來的一個與藝術相關的音樂。

整個社群經濟營造的過程，是從環境的維護保存與新環境文化的創造，來打造一個具觀光魅力的新社區。這樣的發展，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總結就是從教育學習的過程來改變觀念，觀念改變之後，大家更願意用行動來實踐。

這個部分，跟我們佛學許多道理是相通的。我們需要透過許多的啟蒙、許多的學習，甚至是從個人對生命價值的覺察過程，去找到他自己。如何找到自己，甚至是人生的方向？地震給予我們許多的功課，也給予我們許多的機會，這樣的功課跟機會，對我們來講是需要有一個長期陪伴的過程，在過程裡面，大家遵守對願景追求的前提下，進行不同的發展方法、策略與資源整合；也在這樣的過程裡面，解決內部的矛盾、衝突，以至於大家更願意往前邁進。

肆、從桃米社區到埔里生態城鎮

一、從桃米社區到埔里生態城鎮

現在整個桃米的組織運作，是靠社群之間共同治理的模式。這個治理的模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為什麼？因為，我們台灣社區營造面對很大的課題就是社區內部很難合作。如果我們透過社區內部的團體合作，去促成一個很大的社會能量，以至於他們可以共同去面對社區裡面的問題，可以共同去承擔發展的責任，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現在，在桃米社區內部，包括桃米社區發展協會、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新故鄉基金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日月潭國家風景管理處，還有特生中心等等，我們共同組成了「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透過桃米生態社造協進會每月一次的例會，共同去解決問題，也共同去承擔彼此的責任。這個協會也有一個專屬的網站——桃米生態村旅遊服務網，成為對外溝通的窗口。

概括而言，我們是善用地域的環境資源，透過環境資源去轉化，發展地方的經濟；有了這樣的發展之後，我們希望讓地域的主體性可以慢慢地展現。地域主體性的展現，是我們台灣在追尋自己主體價值很重要的一個方法，當我們對於自己生長的地方都不珍惜、不認同的時候，你還會去珍惜更大的環境嗎？我想是很難的。透過我們對自己內部生活環境的珍惜，我們就更有能力去展開更好的生活模式。

「良好的生活態度是桃米生態村的精神指標。」這是去年駐村藝術家吳衍震，來到桃米半年後，給予的一個評價。這個評價相當的貼切，我們希望透過每一位村民都珍惜現有環境，願意在這個地方好好生活，才能去創造一種新的可能性。

地震之後的重建，桃米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從有到

地方價值的再現過程。現在，我們把青蛙當成是老闆，怎麼樣珍惜與創造這地域環境底下的各種不同生活、生態與生計，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二、 透過社會企業結合在地產業的發展： 「鷹取教會」紙教堂的重建



整個桃米的发展，跟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有很大的关系。基金会的经营早期是仰赖政府的计画，一直到 2004 年，我们发现，假设基金会无法透过自有的财源支持，势必会经营得更辛苦。因为整个基金会能够得到的社会资助相当有限，在有限又求好心切的状况下，我们所有的计画都很难有结余款。所以我们就想，要嘛我们就把基金会做到比较小的规模，让大家都不会那么累；要不，我们就要扩大规模，让自己有营收的可能性。

后来，我们选择扩大，希望基金会要有一个基地，同时也是可以生财的管道。所以 2004 年，基金会内部修改组织章程，成立了「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附设社区见学中心」，目的是希望

成立一個園區。

剛好我 2005 年去日本參加「阪神地震十週年」的活動時，到了紙教堂這個地方。

1995 年阪神大地震之後，神戶市有一個天主教的「鷹取教會」，這教會的教堂在地震時被大火燒到只剩下一尊耶穌神像，後來一位也是天主教徒，叫坂茂的建築師從東京來到災區關心，看到很多義工在這裡作重建的服務，他反省到：我作為一個建築師，是不是也能夠在這裡作一點貢獻？後來，他跟教會商量，他是不是能來為被大火燒掉的教堂蓋一個臨時性的空間，這個空間除了禮拜天可以作彌撒之外，也可以作為社區集會的空間。教會答應了，他用三個月時間募集資金、找義工，很快地把它完成了。

2005 年我去參加阪神地震十周年紀念活動的時候，知道這個教堂要拆掉，我就跟日本朋友提議，有無可能拆掉後到台灣來重建？日本朋友也很快答應了。我們得到捐贈之後，用三年的時間在桃米把紙教堂重建起來。

紙教堂重建完成後，協助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轉型成社會企業。我們希望從紙教堂營運的收入能挹注到基金會的公益服務。透過社會企業結合在地產業的發展，我們希望能夠建構一套創新且具振興地方微型經濟的網絡運作模式。這樣的發展，一直到現在還在努力當中。

紙教堂完成後，整個園區持續肩負社區重建、社區營造和生態城鎮的推動與交流。這個交流也包括跟大陸、日本的交流。紙教堂園區也成為地方居民與社區文化創造活動的場所，擁有觀光及地方產業連接點的作用，為地方經濟帶來新活力的核心。這樣整體的發展，讓紙教堂帶動不同的創新旅遊形式，讓城鄉之間有更好的，彼此互相支持的可能性。



三、 「社區見學」建構一套地方微型經濟的網絡運作模式

我將在地震之後的社區交流，稱為「社區見學」，希望社區朋友是在有所準備的狀況下，跟外面的人交流。也希望外面的朋友來到社區時，是以尊重當地的生態、產業跟文化，來展開互相對等的交流形式。

另外，我們也透過 NPO 的集體優勢，串連區域內具備綠色

與社群經濟思維的產業社群，建構起「見學網絡」的開展模式。現在，整個大的埔里大概已經邁向這個方向，不是只有紙教堂，而是整個埔里共同發展的方向，每一個點都去創造他們各自的特色；我們強調互助、合作，建構一套創新且具振興地方微型經濟的網絡運作模式。產業發展融入「綠色經濟」的觀念，致力「永續性」與「社會公義」的實踐，這是我們社會企業發展很重要的態度跟精神。

四、 社群力量的結盟：

從小社區到大城鎮的連結元素 —— 蝴蝶

透過社會企業的發展，能夠鞏固整個基金會及地方轉型能量。因為當我們從政府部門或私人取得資源有困難的時候，需要靠的就是社群的力量。透過社群力量的結盟，形成共同的發展，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角色跟位置。所以，在這個想法底下，我們在 2010 年下半年，許多地方社團就開始想，我們有沒有可能把桃米這個小社區生態村的概念，擴展到大的埔里生態城鎮，在這樣的發想底下，找到了一個重要的元素 —— 蝴蝶。

過去 1960 到 1975 年這段時間，蝴蝶產業是埔里最重要的產業。那時候，每年從埔里加工標本的工藝品外銷到日本、全世界，可以說是埔里很重要的經濟來源。那時候，每年犧牲的蝴蝶數量超過二千萬隻。大家很難想像，台灣一年要抓二千萬隻的蝴蝶，作成各種不同的標本和工藝品，外銷到全世界。我們現在發展的形式，很重要的是將過去對蝴蝶的愧疚，如何來回饋？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工作是在做蝴蝶棲地的營造工作；未來，如何將蝴蝶的藝術元素融入成為一種新的文創產業、生活內涵，並將之與大的埔里地區城鎮轉型結合在一起，成為

我們很重要的思考。

從生態保育，到發展觀光產業、文化產業，透過社群合作，形成公共治理的模式，很重要的就是要學會跨域合作的能力，以社群的力量推動生態城鎮的進程。



美，是一個動人的元素，透過美的元素，重新讓我們對生命、對環境有更多的體驗。

在這個過程裡，透過許多的教育，包括蝴蝶生態解說員培訓跟認證；生態城鎮系列講座，提供給一般的鎮民，到學校、到社區去開各種不同的課程，營造許多蝴蝶棲地，讓蝴蝶的美

可以回到我們的身邊。把蝴蝶相關的食草，轉化成人可以吃的料理，舉辦了蝴蝶大餐比賽。未來，很重要的是如何將蝴蝶的美與文化、文學、美術、戲劇結合，形成一個新的創意，與時尚產業相連結，讓年輕的創意工作者、藝術家們可以運用這些元素，創造出更多的新的社會及產業發展可能性。

五、「蛹之聲音樂培力計畫」讓在地孩子得到生命支持的力量

除了這些看得到的元素之外，四年前，我們在紙教堂演出一齣「三隻毛蟲闖天下」的音樂劇。在這音樂劇的表演過程，我們很驚訝在埔里竟然有一群學音樂的老師跟孩子們，他們用弦樂來伴奏讓人非常的震撼！隔年，我們幾位朋友就想，有沒有可能將這些孩子組成一支樂團？隔年就組成 **Butterfly** 交響樂團。樂團成立之後，到現在已經三年多的時間，我們把樂團帶到需要的地方，老人院、醫院、社福照顧機構，還有學校，這些朋友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到音樂廳去欣賞音樂。每一次的演出，都受到許多的鼓勵、許多的感動，也因為有這些鼓勵跟感動，我們調整了樂團的定位：希望可以在地培力更多的孩子，尤其是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從去年開始和一些學校談合作，到今年共有十七所合作學校，我們分別支援師資與樂器，到今年共有二百七十七位的孩子參加 **Butterfly** 交響「蛹之聲音樂培力計畫」。



「蛹之聲音樂培力計畫」最重要的關注，是希望孩子們從學音樂的過程裡面，對生命不同的體驗跟感動，讓他們在人生的過程，得到更多的生命支持的力量。

這個過程確實不容易，一個小小的鄉鎮要支持一支交響樂團，而且要看到樂團存在的力量和價值。前天（2016年11月19日），我帶七位孩子從東京三多利音樂廳，還有日本311災區，進行募款表演及交流回來。這過程，得到許多日本朋友的感動，包括在三多利音樂廳，演奏結束，一位老奶奶寫了卡片跟我們分享。她說，她是一個癌症患者，正在治療當中，她聽到我們的音樂之後，給了她很大、很大的生命養分跟喜悅。她說，她希望還有機會看到我們。在松島的演出中，在地許多推著輪椅來聽我們演出的輪椅族阿嬤們，我看到他們在音樂會結束之後，所顯露出來的笑容，讓我覺得音樂很有力量，使接觸到音樂的朋友們有真正的感動。

伍、以生態為本的永續發展

一、發展「自然農業」，生產安全又充滿生命力的農作

整個生態城鎮的推動，非常重要是靠這種社群網絡的關係；並不是靠政府有多少預算、多少計畫投入到這個地方來。希望透過生活者自我覺察和努力，去面對他自己生活的問題；也透過這種彼此資源的連結，去形成共同發展的途徑。這已經在埔里形成非常重要的社會發展模式。有很多各種不同的活園遊會都是靠各個社團的努力與志願，自己來做事情。在埔里，這幾年受到空氣 pm2.5 的影響，所以很多的媽媽與學生們共同出來，為環境的問題走上街頭等等。我們可以看到這中間有很多人的努力。

未來，非常重要是發展自然農業，我們將與韓國趙漢珪老師合作。希望透過自然農業，將微生物運用到畜牧、養殖的領域，希望讓生活者都可以

吃到最安心的食物。趙漢珪老師講到，農村後繼者的流失是最深刻的農村環境破壞，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一件事情。

社群網絡的多樣性連結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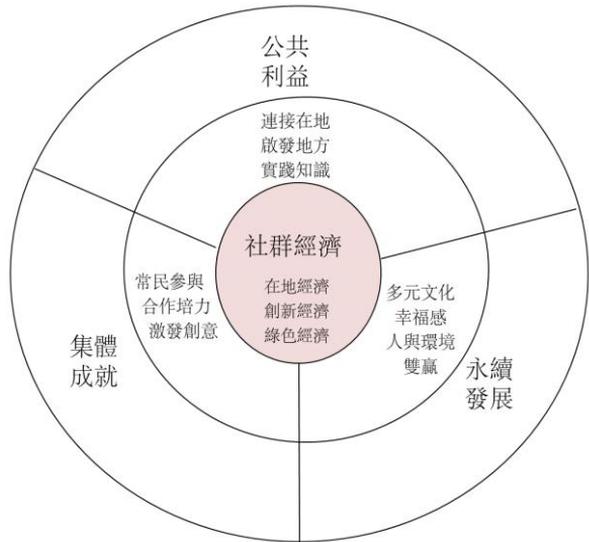
怎麼樣讓農村的人口不要再流失，讓農村裡面還可以聽到小孩子的哭聲、歡笑聲，那就是農村開始復甦的時候。他說，農業是天職，不只是職業，自然農業是要讓周邊社區能過更好的生活；農業不是娛樂和技術，它是一種愛情的表現，是要把小孩健康養育成人，是要守護全體國民的健康。從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我們正視到自然農業是依循自然的道理，藉著土著微生物的力量，生產出安全又充滿生命力的農作；是尊重植物和動物的基本權利，發揮它們的潛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量的生命農業。這是未來我們新故鄉自然生態農場農業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模式。

二、 與暨南大學共同推動「埔里生活博物館網絡」

另外，我們也跟暨南大學共同推動「埔里生活博物館網絡」的概念。生活博物館網絡的概念是，每一個地方其實都存在著非常值得珍視的資源，如何將這些資源連結成一種生活裡面被看到，並具有生產力、有詮釋力的文化內涵？透過這種文化內涵的呈現，可以讓更多人去理解在地。從資源、從生態到轉化為產業的過程。未來透過這樣網絡的關係，從學校、從社區、從產業到政府部門的各種不同的綿密合作關係，去創造新的地方力量。

以住民為主體，以 NPO 為平台，產、官、學、社，跨域合作到地域資源的有效運用，成為以生態環境為本、可以持續發展的地方。這樣的發展，是在成就一種眾生的利益，也就是社群經濟的發展。

我們希望透過參與的過程，可以培力彼此之間合作的能力，來激發創意，讓集體的成就可以展現；也在這過程裡面，我們可連結在地、啟發地方、實踐在地的智慧和知識，讓公共利益可以最大化的發展；人在這過程裡面體驗到多元文



化的呈現，讓每一個人都有幸福感，人與環境可以發展，達到雙贏、永續發展。我們對地球有責任，這樣的責任背後，要呈現的是在地的經濟、創新的經濟與綠色的經濟，怎麼樣讓這些，透過各種不同社群的創意，彼此連結，產生新的社群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社群經濟的發展不以個人，或者只是純粹金錢的收入為目的，它背後是看到人的價值、環境的價值，與彼此因為這種價值的連結跟創新，所產生社會價值的總體呈現。

埔里跟我們所做的努力都是在呈顯災後復興的工作與城鎮轉型的原始想法，這個力量還很小，就像蝴蝶的翅膀所掀起的一陣風，雖然微小，但是蝴蝶風起，世界可以變得更美麗是我們共同期待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個地方，謝謝大家，謝謝。